契丹语语音的历史地位

孙伯君[1] ,聂鸿音[2]
(1.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080;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 要:本文取汉文史籍中音译的契丹词语同蒙古语族语言进行比较 ,从中寻出契丹语与蒙古语的几条对应规则。这些规则表明契丹语形式在语音发展史上显得比蒙古语更快些 ,因而可以得出结论 ,契丹语应该是蒙古语族中语音发展变化比较大的一种语言。

关键词:契丹语;蒙古语;历史比较
中图分类号:H2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7873(2005)02 - 0109 - 06

一

清乾隆年间在编写《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的时候曾经据索伦语校《辽史》,又据蒙古语校《元史》,这似乎表明清人心目中契丹语应该距索伦语较近而距蒙古语较远。然而自从契丹语言问题正式进入现代学术界视野以后 ,尽管契丹文字至今没有获得解读 ,汉文史籍中以音译方式保存的契丹词语也为数有限 ,但人们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共识 ,即契丹语在发生学上和蒙古语最为接近。如果用 20 世纪盛行的"阿尔泰语假说"来表述 ,我们就可以说契丹语是蒙古语族的一种语言 ,这构成了迄今所有契丹语研究的共同基点。本文试图从这个共同的基点出发讨论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 ——如人们所公认 ,同语族各语言从一个共同的母语分化出来以后 ,其后来的发展往往有快慢之别 ,那么 ,与蒙古语相比 ,以至与同属蒙古语族的其他语言相比 ,契丹语的发展处在哪个阶段?这个问题初看起来好像不难回答 ——历史上由汉文文献记载的契丹语要比有文字记载的蒙古语早三百余年 ,契丹语似乎应该是蒙古语族中一种较古老的语言 ,至少比蒙古语要古老。[1]可是事实恐非如此。八十多年前伯希和提出契丹语是一种强烈颚化的蒙古语方言 ,[①]这个观点早已为西方汉学界所接受。尽管我们不一定同意契丹语仅仅是蒙古语的一种"方言"的说法 ,但是我们知道 ,在同一种语言的演化历史上 ,颚化音总是在相对较晚的阶段出现的 ,那么 ,伯希和指出的现象不正意味着契丹语比蒙古语年轻么?

可惜的是 ,近几十年来出土的契丹文墓志我们还读不懂 ,学界了解契丹语的惟一途径仍然是收集中原史籍中用汉字记录下来的少量契丹词语 ,并通过与蒙古语族诸语言的对比来复原这些词语的本来面目。早期用这一手段进行的较大规模研究以白鸟库吉的《东胡民族考》[2]最为著名 ,尽管其中语音、语义比较大多显得牵强 ,但其基本思路还是被后人沿用下来了。到 20 世纪末为止 ,

收稿日期:2005 - 07 - 03

作者简介:孙伯君(1966 -),女 ,河北秦皇岛人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语言学研究;聂鸿音(1954 -),男 ,北京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① 伯希和的说法见《亚细亚研究》(*Journal Asiatique*) ,1920 ,pp. 146 - 147。卜弼德 1933 年在《汉 —阿尔泰学之二》(Sino - Altaica Ⅱ)中把"强烈颚化的蒙古语方言"用英文转述做"a strongly palatalized dialect of Mongol",我们不知道"Mongol"(蒙古)一词是不是"Mongolian"(蒙古语)的误写。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语言学和文献学考据涉及的契丹词语已达375条①,中原史籍里的这类资料基本已被搜罗殆尽。

我们掌握的契丹词语多是含意不甚明确的汉文音译,真正有确切词义可考的还不及契丹语词的一半,而且在这一半有确切词义可考的语料中,能与蒙古语族语言形成同源对应关系的又是少数,因此,要据以研究契丹语在蒙古语族中的地位,这些资料只不过聊胜于无而已。

我们的基本思路是这样:首先选出学界公认与蒙古语有对应关系的契丹词语,去掉其中那些语音形式完全相同的,留下语音形式有所不同的,然后逐词加以比较,看看其中反映了哪些语音演化规律。这样就可以确定契丹语和蒙古语哪个代表了更为古老的形式。最后再把构拟的契丹语形式纳入蒙古语族各语言的词汇表中,契丹语在蒙古语族中的历史地位就可以大致显现出来了。

二

下面选取16则契丹词语同蒙古语进行对照分析,所用的每则词语都附有相关史书记载以及前人或我们的考据意见,以备覆核。契丹语和蒙古语语音差别可归纳为以下四类:

1. 减音

古蒙古语有些词的尾音在契丹语里脱落了,但在元代蒙古语里还保留着。例如:

契丹胡睹(*hudu)"福"——蒙古:qutuγ 福

《辽史》卷114有人名萧胡睹,卷101又有萧胡笃。卷31《营卫志上》"算斡鲁朵"下有抹里名"鹘突",亦同此。按契丹语"胡睹"依对音可以复原为*hudu,义为"福",相当于蒙古语 qutuγ、女真语"忽都"(*hutu)②《满洲源流考》卷18:"与人同受福曰呼图克,蒙古语福也。"qutuγ 的收尾辅音 γ 在契丹语里脱落了。③

契丹:化(*ha)"射"——蒙古:qarbu"射"

《契丹国志·岁时杂记》:"三月三日,国人以木雕为兔,分两朋走马射之,先中者胜。其负朋下马跪奉胜朋人酒,胜朋于马上接杯饮之。北呼此节为淘里化。汉人译云:淘里是兔,化是射。"事又见武珪《燕北杂记》。"化"《辽史》记作"桦",卷53《礼志六》:"桦,射也。"《国语解》:"陶里桦,上巳日射兔之节名。"按契丹语"化"依对音可以复原为*ha,义为"射",贾敬颜认为与《蒙古秘史》表示"射箭"义的词根*qarb相当,并指出《蒙古秘史》第26、79、91、116、128、184、208、244各节凡涉及"射"或"射箭"的各种形态时,其词根无不以 qarb(u)"合儿不"或"合儿镘"、qarb(i)"合儿必"表示。[1]qarb 的收尾复辅音 rb 在契丹语里脱落了。

契丹:乌(*u)"水"——蒙古:usun"水"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引宋绶《上契丹风俗》曰:"蕃语山为讷都,水为乌。"按契丹语"乌"依对音可以复原为*u,义为"水",福赫伯指出与蒙古语 usun 同源,[3]古时 usun 对音作"沃速"或"兀孙",《至元译语·地理门》:"沃速,水",《华夷译语·地理门》:"兀孙,水"。从"兀孙"到"沃速"再到"乌"展示了蒙古语尾音依次脱落的过程,可以描述为 usun > usu > us > u。④

2. 塞音擦音化

古蒙古语有些塞辅音,契丹语里变成了摩擦音,但元代蒙古语里还保留着。主要涉及 b 和 w:

契丹:到斯(*daws)盐——蒙古:dabusun"盐"

《武经总要》:"辽人呼大盐泊为糜到斯袅。"按契丹语"糜到斯袅"的"袅"(*niyo)义为"泊",相当于女真语"尼要"(*niyo)⑤、蒙古语 na'ur⑥;"到

① 据于宝林列举的词语。如果把史书中记载的契丹语人名也算进去,那么数量还会更多。

② 《金史·国语解》:"与人同受福曰忽都。"又作"忽秃儿",《女真译语·人事门》:"忽秃儿,福。"《通用门》:"洪福,安班剌忽秃儿。"("安班剌"义为"大")参看满语 hūturi"福"。

③ 不过《辽史》中还有例子表明"胡睹"在后面接有词缀 -in/-un 的时候还读 hutaγ,如卷110耶律乙辛字胡睹衮(*hutugun),汉义"有福的人"。同样的对音还有卷82萧常哥字胡独堇、卷93萧迂鲁字胡突堇、卷95耶律弘古字胡笃堇、卷111耶律合鲁字胡都堇等。

④ 福赫伯对契丹语"乌"与蒙古语 usun 之间的对应关系曾作过另外的解释:"蒙古语的 usun(水)一词后缀 -sun,是表示集合体的意义,例如 qulu-sun(芦苇)、ele-sün(草)、šigü-sün(粮食)等等。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可以分离出一个蒙语词根*u-(水)。"

⑤ 《金史》卷24《地理志》"宝山"注:"有狗泺,国言曰押恩尼要。"参看满语 niyo"沼泽地、泡子"。

⑥ 《元朝秘史》第53节记作"纳浯儿",旁译"海子"。《华夷译语·地理门》:"湖,恼兀儿。"《卢龙塞略》卷19"译部"之"地理门":"湖曰纳兀儿。"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斯”依对音可以复原为 *daws，义为“盐”，与蒙古语 dabusun、女真语“答卜孙”① 相当。dabusun 的 b 变成了契丹语的 w，这是所谓“擦音化”。

3. 元音高化

古蒙古语的有些低元音在契丹语里变成了高元音，但在元代蒙古语里还保留着。例如：

契丹：窝笃盌（*oduγan）“孳息”——蒙古：aduγun“牲口”

《辽史》卷 31《营卫志》：“窝笃盌斡鲁朵，兴宗置，是为延庆宫。孳息曰窝笃盌。”《国语解》：“窝笃盌，孳息也。”“窝笃盌”又作“斡突盌”，卷 33《营卫志下》有“斡突盌乌古部”。《金史》作“斡独椀”②。按“窝笃盌”依对音可以复原为 *oduγan，义为“孳息”，福赫伯即根据女真语“孳息”与“牲口”同词③，提出“斡突盌”与蒙古语 aduγun“牲口、马匹”相当。[3] aduγun 一词里的 a 在契丹语里变成了较高的元音 o。

契丹：捏烈（*tiriye）“种田”——蒙古：tariya“农田”

武珪《燕北杂记》：“契丹呼种田为捏烈。”按契丹语“捏烈”依对音可以复原为 *tiriye，义为“种田”，同蒙古语 tariya“农田”。tariya 一词里的两个 a 在契丹语里分别变成了较高的元音 i 和 e。

4. 双元音单元音化

古蒙古语的有些双元音在契丹语里变成了单元音，但在元代蒙古语里还保留着。例如：

契丹：夺里（*doli）“讨平”——蒙古：da’uli“抢劫”

《辽史》卷 31《营卫志》：“夺里本斡鲁朵，穆宗置。是为延昌宫。讨平曰夺里本。”《国语解》：“夺里本，讨平也。”按契丹语“夺里本”依对音可以复原为 *dolibun，当与女真语“夺里剌”④ 同源，其词根为 doli，义为“抢”，-bun 则是表示使动态的词缀，与女真语的-bu 相当。韩伯诗也将“夺里本”复原为 *dolibun，并认为相当于《蒙古秘史》第 134 节的 da’uli“抢劫”和 1225 年“成吉思汗碑”上的 dauli“作战”。[4] dauli 的 ao 变成了契丹语 doli 的 o，这是所谓“单元音化”。

上述的四种语音对应可以明确地显示出问题的答案。历史语言学告诉我们，在一对同源词中，尾音脱落的形式一般比不脱落的形式出现得要晚，带擦音的形式一般比带塞音的形式出现得要晚，带较高元音的形式一般比带较低元音的形式出现得要晚，⑤ 只有带单元音的形式和带双元音的形式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这样，我们就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些同源词证明蒙古语实际上代表了比契丹语更早的语音形式。

三

上述音变也可出现在同一契丹词里，如：

1. 减音之后又发生了塞音的擦音化

契丹：讨（*taw）“五”——蒙古：tabun“五”

武珪《燕北杂记》：“五月五日午时，采艾摘叶与绵相和，絮衣七事，辽主著之。南北臣僚各赐艾衣三事。渤海厨子进艾膏，辽称此节为讨赛离。”“讨赛离”《辽史》作“讨赛咿唲”，卷 53《礼志六》：“国语谓是日为讨赛咿唲。讨，五；赛咿唲，月也。”按“讨”依对音可以复原为 *taw，义为“五”，韩伯诗已指出它与蒙古语 tabun、达斡尔语 tūan、卡尔梅克语 tawn 是一个词。[4] 白鸟库吉则认为契丹语是蒙古语 tabu 的转讹。[2]《钦定辽史语解》卷 4：“塔布，蒙古语五数也。”“五”一词从古蒙古语到契丹语的演化也许可以描述为 tabun > tabu > tab > taw。⑥

契丹：稍瓦（*šowa）“鹰”——蒙古：sibaγun“鹰隼”

《辽史》卷 33《营卫志下》：“稍瓦部。初，取诸宫及横帐大族奴隶置稍瓦石烈。稍瓦，鹰坊也，居

① 《女真译语·衣食门》：“答卜孙，盐。”参看满语 dabsun“盐”。

② 《金史》卷 24《地理志上》“群牧十二处”：“斡独椀群牧，大定四年改为斡覩只群牧。”

③ 指女真语“乌鲁古”，满语为 ulha，此词既有“孳息”的含义，也有“牲口”的含义。

④ 《女真译语·人事门》：“道里昧，抢。”参看满语 dailabumbi“使征讨”。

⑤ 以上三种音变情况参看中古英语 ete < 古英语 eten“吃”，英语 father < 拉丁语 pater“父亲”，现代英语 deed < 中古英语[dɛ:d]“事情”，参见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等等。

⑥ 这是参照蒙古语方言的构拟形式。若参照西部的蒙古语族现代语言，如裕固语 tɑ:wən，土族语 tə:wun，东乡语 tɑwun，保安语 tɑvoŋ（孙竹主编《蒙古语族语言词典》第 619 页），则应把演化过程构拟为 tabun > tawun > tawu > taw，即塞音的擦音化在先，尾音脱落在后。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辽水东，掌罗捕飞鸟。”“稍瓦”《辽史》又作“杓窊”，卷57《仪卫志三》：“杓窊印。杓窊，鹰鸟之总名。以为印纽，取疾速之义。行军诏赐将帅用之。道宗赐耶律仁先鹰纽印即此。”按“稍瓦”（杓窊）依对音可以复原为 * šowa，义为“鹰”①，据《钦定辽史语解》卷10“实保，蒙古语禽鸟也。卷三十三作稍瓦”，则“稍瓦”与蒙古语 sibaγun 相当。sibaγun 一词见于《蒙古秘史》及洪武本《华夷译语》，意译“鹰隼”，其从古蒙古语到契丹语的演化可以描述为 sibaγun > siba > šowa。

2. **减音之后又发生了元音的高化**

契丹：昏（ *hun）“羊”——蒙古：qoni“羊”

《契丹国志·契丹国初兴本末》：“次复一主，号曰昼里昏呵，惟养羊二十口，日食十九，留其一焉。次日复有二十口，日如之。”按契丹语“昏”依对音可以复原为 *hun，与蒙古语 qoni、女真语“火唵”（ *honan）相当②，义为“羊”。《金史》卷24《地理志上》“抚州”注：“北羊城，国言曰唵榷场。”韩伯诗已指出“昏”相当于蒙古语的 qoni(n)③。“羊”一词从古蒙古语到契丹语的演化可以描述为 qoni > qon > hun。

契丹：没里（ *mori）“河”——蒙古：mören“河”

《契丹国志·契丹国初兴本末》：“北乜里没里，复名陶限思没里……华言所谓土河是也。”又：“女古没里者……华言所谓黄河是也。”《新五代史·契丹传》：“其居袅罗箇没里。没里者，河也。”按契丹语“没里”依对音可以复原为 *mori，义为“河”，相当于古蒙古语 mören。《华夷译语·地理门》：“河，木舌连”。“河”一词从古蒙古语到契丹语的演化可以描述为 moren > more > mori。

契丹：捏离（ * ner）日——蒙古：naran“日”

《契丹国志·岁时杂记》记契丹正旦日习俗后云：“北呼此谓之妳捏离，汉人译云：妳是丁，捏离是日。”“妳捏离”《辽史》作“捏咿唲”，卷53《礼志六》：“国语谓正旦为迺捏咿唲。迺，正也；捏咿唲，旦也。”《国语解》：“迺捏咿唲，正月朔旦也。”按“捏离”（捏咿唲）依对音可以复原为 * ner，义为“日”，韩伯诗认为它相当于颚化了的蒙古语 naran。[4]白鸟库吉也认为这个契丹词是蒙古语“日”的对音，只不过他把相应的蒙古语词写作 nara。[2]从《华夷译语·天文门》的“日，纳舌阑”一条考虑，“日”一词从古蒙古语到契丹语的演化可以描述为 naran > nara > nar > ner。

契丹：赛离（ * ser）月——蒙古：sara“月”

武珪《燕北杂记》：“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迎节、送节、哭节，辽人呼为赛离捨”原注：“赛离是月，捨是好。”事又见《契丹国志》卷27。“赛离”《辽史》作“赛咿唲”，卷53《礼志六》：“七月十三日……谓之迎节。十五日中元，动汉乐，大宴。十六日昧爽，……谓之送节。国语谓之赛咿唲奢。奢，好也。”按“赛离”（赛咿唲）依对音可以复原为 * ser，义为“好”，韩伯诗曾指出这个词相当于颚化了的蒙古语 sara 和卡尔梅克语 sar[4]。《华夷译语·天文门》：“月，撒舌剌。”《钦定辽史语解》卷4：“萨喇，蒙古语月也。”“月”一词从古蒙古语到契丹语的演化可以描述为 sara > sar > ser。

契丹：捏褐（ * neha）“狗”——蒙古：noqai“狗”

《契丹国志·岁时杂记》：“八月八日，国主杀白犬于寝帐前七步，埋其头，露其嘴。后七日，移寝帐于埋狗头上。北呼此节为捏褐妳。汉人译云：捏褐是狗，妳是头。”“捏褐妳”《辽史》作“捏褐耐”，卷53《礼志六》：“捏褐，犬也；耐，首也。”卷15有人名涅合，卷24有涅葛，义同。按契丹语“捏褐”（涅葛）依对音可以复原为 * neha，义为“狗”，与蒙古语 noqai 相当。《元朝秘史》第66节“那中孩”，旁译为“狗”，《卢龙塞略》卷二十“译语”兽畜类第二：“狗曰奴孩。”“狗”一词从古蒙古语到契丹语的演化可以描述为 noqai > noha > neha。

契丹：鹘里（ * huli）“偷”——蒙古：qulaγai“贼”

《契丹国志·岁时杂记》：“正月十三日，放国人做贼三日。……北呼为鹘里酘。汉人译云：鹘里是偷，酘是时。”武珪《燕北杂记》记此事作“鹘吕”。按契丹语“鹘里”依对音可以复原为 * huli，义为

① 据《辽史》载，辽代的鹰坊设在“稍瓦部”，《金史》卷56《百官志》：“鹰坊……掌调养鹰鹘海东青之类。”则“稍瓦”也可能是海东青。

② 女真语“火唵”又作“和你”、“贺泥”。《女真译语·鸟兽门》：“和你，羊。”《女直译语·鸟兽门》：“羊，贺泥。”参看满语 honin“羊”。

③ 在此之前，卜弼德《汉—阿尔泰学之二》把“昏呵”看成一个词，认为相当于蒙古语的 qur(a)γa(n)“羊”。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偷",白鸟库吉认为与蒙古语 qulaγai 相当。[2]火源洁《华夷译语·人物门》:"贼,忡忽剌海",《元朝秘史》第 131 节"忡忽剌忡孩"旁译"贼"。女真语作"虎剌孩"(* hulahai),义为"盗贼"①。"贼、偷"一词从古蒙古语到契丹语的演化可以描述为 qulaγai > hula > huli。

3. 减音之后又发生了单元音化

契丹:捨(*še)"好"——蒙古:sayin"好"

《燕北杂记》:"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迎节、送节、哭节,辽人呼为赛离捨"原注:"赛离是月,捨是好。"事又见《契丹国志》卷 27。"捨《辽史》作"奢",卷 53《礼志六》:"奢,好也。"《国语解》:"赛咿唲奢,日辰之好也。"按"捨"依对音可以复原为 * še,义为"好",韩伯诗认为相当于蒙古语 sayin 和卡尔梅克语 sän,同时指出由 s 转化为 š 是反常的,但这一定是契丹语的特有现象。[4]蒙古语 sayin 旧译"撒因",见《华夷译语·通用门》。女真语或作"赛痕"②。"好"一词从古蒙古语到契丹语的演化可以描述为 sayin > say > se。

上述例子进一步证实了我们最初的看法,即有关契丹语的文字记载虽然比蒙古语早了三百余年,但契丹语却实实在在是一种比蒙古语发展得快得多的语言,即使是在 21 世纪的今天,蒙古语似乎也没有达到当年契丹语的演化阶段。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汉语方言里——元代的北京话虽然在时间上比当前的广东话早了七百多年,但是其语音演化进程却是当前的广东话所远远不及的,所以人们说,当前广东话保留的中古汉语特征比元代北京话保留的还多,换言之,元代的北京话虽然在时间上比当前的广东话要早很久,但其语音面貌却显得比广东话更为晚近。

四

我们应该理解,语言学年代和历史学年代常常是不对称的。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不妨再把视野稍微拓宽一些,通过下面的词语表看看契丹语在整个蒙古语族当中的地位。词语表的设计参照孙竹主编的《蒙古语族语言词典》[5],共收录 17 种现代蒙古语族语言或方言,从上向下数,第 1 行是蒙古书面语,第 2 行至 12 行是蒙古语方言,第 13 行至 17 行是蒙古语族的其他语言,最下面一行是我们加上去的契丹语构拟形式。表中偶尔出现的空格并不是《蒙古语族语言词典》原有的,只是因为词典上给出的形式不宜视为进行语言比较所需要的同源词,所以我们把那些词删掉了。

事实至此,可以说已经很清楚了——与上面列出的 17 种现代语言或方言形式相比,上千年前的契丹语形式竟然是最为进化的,所以本文的最终结论是,就现有的材料而言,应该把契丹语视为蒙古语族各语言中发展变化比较大的一种语言。

	射	水	盐	五	江	太阳	月	狗	小偷	好
书面语	xarbuxu	usu	dabusu	tabu	mören	nara	sara	noxai	xulaγai	sain
正蓝旗	xarbax	us	dabs	tab	mʊrəŋ	nar	sar	noxœ:	xulgɛ:	sɛ:ŋ
巴林右旗	xarbəx	us	dabəs	tab	mʊrn	nar	sar	noxo:	xulgɛ:	sɛ:n
陈巴尔虎	xarbax	uxu:	dabu:	tab	mʊrəŋ	nar	xar	noxoi	xulgai	xain
布利亚特	xarbax	uhaŋ	dabhaŋa	tab	mʊrəŋ	naraŋ	har	noxoi	xulgai	hain
达尔罕	xarbax	us	dabs	tab	mʊrən	nar	sar	noxo:	xulgɛ:	sɛ:n
喀喇沁	xarmax	us	dabas	tab	murun	nar	sar	nœ:	xulgɛ:	sɛ:n
东苏尼特	xarbax	us	dabs	tab	murʊŋ	nar	sar	noxoi	xulgai	sain
鄂托克	xarbaxu	usu	dabus	tabu	mørøŋ	nar	sar	noxoi	xulgai	sain

① 《女真译语·人事门》:"虎剌孩捏儿麻,贼人。"("捏儿麻"汉义为"人")"虎剌孩"多见于元明戏曲,龙潜庵《宋元语言词典》释"虎剌孩"为蒙古语"强盗",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也认为元明戏曲中的"虎剌孩"本蒙古语。今据出现"虎剌孩"一词的曲目多是关于宋、金之间战争的情况,此词当为女真语词。具体考证参看孙伯君《元明戏曲中的女真语》,《民族语文》,2003 年第 3 期。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 3 政宣上帙三:"其言语则谓好为感,或为塞痕。"参看满语 sain"好"。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射	水	盐	五	江	太阳	月	狗	小偷	好
阿拉善	xarbux	us	dabas	tabu	mørøn	nara	sar	noxoi	xulagæ:	sæ:n
都兰	xarbax	us	dabas	tab	mørøn	nar	sar	noxa:	xulga:	sæ:n
和静	xa:x	usn	dabsn	tabun	mørø:n	narn	sar	noxæ:	xulxæ:	sæ:n
达斡尔语	xarbəgu	os		ta:bu	mur	nar	saru:l	noGu	xualag	sain
东部裕固语	χarwu	Gusun	da:bsən	ta:wən	mere:m	naran	sara	noχGui	χulaGai	sain
土族语	xarmu	ʃdzu	dabsə	ta:wun	muro:n	nara	sara	noxui	xulGai	sain
东乡语	əʏɯ-	usu	dansun	tawun		naran	sara	noʏəi	GulaʏəI	
保安语	χurə-	sə	dabsoŋ	tavoŋ	moroŋ	naraŋ	sarə	noGui	GolGi	saŋ
契丹语	* ha	* u	* daws	* taw	* mori	* ner	* ser	* neha	* huli	* še

参考文献:

[1] 贾敬颜. 契丹文[A].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 中国民族古文字[C].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2.

[2] 白鸟库吉著,方壮猷译. 东胡民族考[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3] 福赫伯著,黄振华译. 契丹语考[A].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 民族语言研究情报资料集(五)[C]. 1985.

[4] 韩伯诗著,董果良译. 契丹文字破译初探[A]. 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C].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5] 孙竹. 蒙古语族语言词典[Z].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

[6] Peter A. Boodberg, Sino - Altaica II [A]. Alvin P. Cohen ed., 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 Boodberg [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7] 于宝林. 契丹古代史论稿[M]. 合肥:黄山书社,1998.

[8] 布龙菲尔德著,袁家骅等译. 语言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9] 龙潜庵. 宋元语言词典[Z].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

[10] 方龄贵. 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M].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

[11] 孙伯君. 元明戏曲中的女真语[J]. 民族语文,2003,(3).

[责任编辑:吴雪娟]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he Khitan Language

SUN Bo - jun　NIE Hong - yin

(1. Chinese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0;
2.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Comparing the Khitan words transcribed in Chinese historical resources with those in Mongolian languages, the paper searches out some parallel rules between Khitan and Mongolian, which show that the forms of Khitan are more evolved than those of Mongolian in pronunciation development. Thu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Khitan language should be a language that evolved faster in pronunciation among the Mongolian language group.

Key words: Kitan language; Mongolian language; historical comparison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